#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清波雜志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錢中鎰

# 清波雜志卷七

宋 周煇 撰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禮物雱言例有書送物閤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牓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偽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為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

言此出判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罷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既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

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葢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為外舅其本此乎然漢匈奴傳書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為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為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寳有獲金燎爐者以尚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户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大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玉杵臼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于池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樸楸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絶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楸單父人嘗官于政

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煇家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偏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為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字執禮第四十五

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賛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静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兹不具載敵犯淮甸亦知守静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隷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為名

長安城東出南頭名覇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黄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宫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理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為藩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

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為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歴日上所書黄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黄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兊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送鄰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咎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攺秩為銓曹留難索

案至朝廷時宗衮益國公叅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辯既不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獄究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著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人尚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倅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煇嘗於鄭暘叔𢇁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為五路墨寳鄭既録碑之全文刓泐者缺焉且附巳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為數巨帙考證良備悉上祕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弟録其目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為親黨沈虞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監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寳訂正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漢碑固多晉碑亦絶少蓋晉

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祕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年嘗嘉其好古輟贈甚多皆秦漢間物在今日為艱得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游近得一碑甚奇及出

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將士為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盃玉盤觴客次籍以錦寘于案為執事者觸案碎于地非但一時畧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罌入書室故戒

及門若足踖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少皆

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

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

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主今

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具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

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

死矣二事得于洪慶善

從叔其又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黥卒治稍嚴則為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為内郡不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

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横巨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政县殁于此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殮殯或扣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動得疾丐歸行至瓊筦竟殂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備書之為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録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斂於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斂手足

形骸誠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為曹王母楊氏巢剌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為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為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顧傳家法不以為惡若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裹紅袍年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别為一幀幅巾跨

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圖然傳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蔡絛鐵圍山記書徽宗嘗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横軸賜閤下臣下觀者竊謂非佳兆世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間蔡行家雖卧榻亦用滴粉銷金為飾趙忠簡公親見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為代文康公孫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釆外深契禪悅

後倅毗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意如平時舉葛籐爾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樸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道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論陶淵明云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云葛名

夘丙午巳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退神重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僞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興制獄初不持文引乃隨以往中無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于一室後知為總轄房巳見燈二後知為府

阜詢扣年甲鄉貫來歷往返者五六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叵測既歸議訴于府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謬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究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遠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摽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護失孰識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殊塗爾平生橫逆莫此為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已聞之弟駭愕而已已酉終歲灾屯無所不

有特未溘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却有風聲鶴唳之警
雖云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且為官府
追遠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
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
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
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

之為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歟紹興間福建大剎有申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弟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

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令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為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户口不耗仍不為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煇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具著于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泉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以所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死嘗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言其家慮為勢力者攘取故為之辭

元豐間麗懋賢 元英 為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録内一條
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得
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
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煇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
寸四分以一當開通元寶之百而李譜復云思明銷洛
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
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好事者黨裒諸
家所譜更攷近世圜法沿革萃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

善乎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勲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横生芳性和適㑹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横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勲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

後者范丞相巳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宫薦悼王荆公薨
太學録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
訃至京師黄定及李豸皆有䟽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
聞坡卒出巳俸於薦福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
列責授房州别駕黄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
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巳而顧
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匲子自此却屬老夫矣

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雞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遺槖牘煩傷冗長時劉逵吳拭並命而往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

顒云女真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顒云明年本國入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為禍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黿自黃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入冥為黿訴當償命殿上主者乃韓

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别録所書其畧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黿穴其下乃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為吏追去有黿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宫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宫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徽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黿事公取黄誥示之謂曰黿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

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事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為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末為天仙又云公亦嘗為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志卷七

清波雜志卷八

宋 周煇 撰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會粹已入石者曽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潜長篇二以婦人而厠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



欽定四庫全書

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
埃何為出戰輙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
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
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商有鑒當深
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
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
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
虢秦韓國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

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川萬里尚能反南内一閑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煇嘗欲裒今昔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為軸丐工字

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字歲月常常披展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辨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

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為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煇考此詩乃東坡

台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黄槐緑榆影終篇皆為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為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間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迴夢裏閒説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荆公任本路憲案行見之大加稱賞遂檄權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中芝之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之山為前山一字

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抑見自昔右列亦可承師儒之乏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

梳毋得踰尺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

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擔皆側

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乃禁止之煇自提

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况乎數十百年前樣製自

應不同如髙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

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為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

售大抵前輩治駕物盖屋宇皆務高大後漸從狹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絶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艷語燀嘗得其一啓乃代其弟上周彦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為九老人受道之師承繼巢由之

高蹤辭夔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諧謔之跡而加訾議晏叔原著樂府黄山谷為序而其父客韓宫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為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榖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

善謀者選籍中艷麗詐為驛卒孀女布裙荆釵日擁篲於庭翶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翶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為之動偏詢幕客孰與御史客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宫花者往偽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

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宫柳舜畫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宫花一名楊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間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掛亦安用爾許縑帛時方崇道教詔道流敘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優

典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鬚也殆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郤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烘堂蓋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為侑酒酣

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説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未至必留鈴齋翌旦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駱適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覔無痕尚續餘懽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黄昏煇嘗賡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煇蒼顔華髪羈寓西湖上舊事無人可共論為之一歎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上

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臥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篇託荆公選其佳者荆公乃簽出俾吏抄録吏每遇長篇字多倦于筆力隨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田録未

出而序先傳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頴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戲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纔兩卷乃進本也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据摭詆訶其間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荆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已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

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第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亦已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師江陵日叔祖為參議官親見亟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即撰小序以刋行旋悟跡略欲刪去而不及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沒已六年恥在下列為非煇亦見前輩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銓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說以蓋時論非本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共收到金二千四百十六兩數內採到生大

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碯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並宣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闡珍以表極治其感如此

鄭穆字閎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為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

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煇幼從合肥王公助學王與鄭
中表親有一編目歸榮乃送行詩也復未見此本
人少則鬒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
久則黰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為垢故曰黃耇見王充論
衡而今韻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為耇
崇寧三年駕幸金明池乘烏馬還內道路安平賜名龍
驤將軍艮嶽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宣和五年朱
勔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

進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侯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台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興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蹉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不困此門戶中不惟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

魚鳥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鮮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留連遂致於亡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收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暱一妓或言于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别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黄鸝久住渾相戀欲别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吕東萊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遊夏可也又爲作求諸已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話語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爲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

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强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于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强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莅繪象以章遺愛數十百

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為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毗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靦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于仁

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

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衰
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
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
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
不識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
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為李憲仲作憲仲之子廌坡得梁
吉老十縑百絲舉以賻之度是詩出當多有助之者又
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哀令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

于時若假是名因以為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朊膠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綿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温公父侍制公守浮光日生温公故名取煇爗之義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傳

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間黄州爲時相建瑞慶堂是也謝固一爲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静中年後文筆加進甞題玉川碾茶圖絶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笈呼赤脚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笋寒頗有唐人風製死已十年遺藁失於收拾但宗族間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

上心盖唯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嘗
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
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
殷勤甚懽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
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逢惡賓莫逢
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八

清波雜志卷九

宋　周煇　撰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灊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唐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

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録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煇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隳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户具

一話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塲于恕裒集語録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絶句讀者疑焉盖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録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宿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其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具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書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録本傳不載止見于蘇轍龍川列志事有礙於

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毙司馬溫公范忠宣來
弔哭公之子絡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
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
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公
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
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
戒則不殆不辱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

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 煇見老先生言安定為此說必有謂豈具男女婚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歟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聞甞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

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簞瓢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務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為得也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

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一日訝幕客多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荅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践

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頳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即此時也時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謝希深絳與歐陽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二書抵梅聖俞歷叙登覽之勝梅答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默記内一條云尹師魯性髙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遊山諸公咸謂遊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

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㸃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為尊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償平日妄想不足則夸詡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澹粧濃沫揔相宜揔宜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玉父共成此編非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

得其實𤈦傳本誤矣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閼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貸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鮮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笈不答且助貲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女也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優為之特令之人為

難能司馬温公曾魯公各有事似此一事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居後煇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温存着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兩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令所航船者俗名輕舠如航湖航海亦為常談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三翼汎中沚之句所謂三翼皆巨戰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闌干淚臉也見鄭侯家傳愁到眉峰

碧聚乃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舅氏張仁仲宰武康輝往見留三東堂之勝益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蹟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

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薛昻林自之徒為正録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荆公而擠排元祐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毁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敞高閣不復

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為博士鬧于朝徹去

容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猫乃供猪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為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猫食蓋西北品味止以羊為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爰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門

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爰曰莫安排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

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為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即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衆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徼任輕進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吉曰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糲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晩食當肉之語燀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留意庖饌非特調

芼應律令且三字爛熟少爛則易於咀嚼熟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煇頃出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邉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盖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驛頓早晚供羊甚腆既苦生硬且雜以蕪荑醬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説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荆公觧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斯舉治具侍客亦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

佳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嘆說食經而偶及此

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偬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叙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記向年貸田句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歸歸止檇一布囊人謂其間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啓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藁數帙李庭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書于日記後

先人為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一判官以詩為賀宗古曰玩我欲繳進為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黄堅叟為代一日郡宴鄱江樓黄作木蘭花詞上别乘有監郡風流懽洽之語亦貽怒繳申郡牒問風流懽洽實跡黄歷故古今風流懽洽出處辯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知又當視

其人如何庶不返致棨劔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戎何説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説然廣韻所載當必有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雷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
載于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
必徵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嵩其人不應此除曷不循繳
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晁无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无咎出
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嫋嫋芍
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
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无咎云

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為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鬟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鸎喚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

委半窺鑑向我横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怱怱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珮頃在上饒得此説於晁族无咎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无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醖藉寓諸樂府雖曰纖塵不妨游戲於盃酒間餘一説乃陳襲爲錢唐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内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餘一未詳軍帥丁憂詔起復追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

答曰自挖了娘子却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輩

銜內必帶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劄上帶

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亦語

之在法只合門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趍

辦課利豈敢閑坐請他料錢三者可以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厨折食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千紹

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舊折三十千亦損

其半然尚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却係臨安府依格饌

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飣炊作炒内煑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麪五兩盂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此其儉如此或云乃承平舊制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謂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

用度不足之識乃詔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

建請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議者謂

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使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

罷之

清波雜志卷九

清波雜志卷十

宋 周煇 撰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淛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實封奏狀外封貼黄以謂為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椸酒官醖造違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木輩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清為清者以是知添

改偏傍有自來矣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彦卿無異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為少多非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一氣均萬物

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為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盖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

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為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嗃厮囉族部蕃法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李復圭云耳煇得劉氏西行録乃渙所紀往返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咏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其鄉導既仗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息信稱詔賜賚茶綵悉用漢官

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澠水燕談皆及涣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涣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徹簾還政後為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為文奥澁不可讀亦自

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録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為文奥澁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放行王荆公字說亦合放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間歲支鹽三十餘萬席席為錢六七百萬緡于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固厥後刓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圮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貲不足陰以私帑益之汔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于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于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爲淛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墻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

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輙撻景遜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屬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為名進士蹭蹬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名試待廷對閒夢人語之官人住和州請衣既覺叵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禄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為助教設人勸納敕為後圖張曰神

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為郎尚喜衫仍綠仍憐牒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霑禄而卒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巒志亦著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誤蹉跎鬢已蒼若夫夢兆則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詩之誤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名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縑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為尤難建安劉同

知居留建康薨于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與
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
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
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
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
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驟至公卿者不可以數計雖
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塗出今銓法以處

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餞迎貴宦歛板揖于路左類以麤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説未免箠楚塵埃間不特興歎于昌黎公

醖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舊葢用州治客次井蠏黄水蠏黄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蠏黄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

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厨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汎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虵虺天乃屛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葢恐為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為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虵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為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

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葢收為巖所陷者

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于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寛貸乃置於必死之地趙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不載似此不一姑舉二

者以為世戒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採者其筆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為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追遞投前店颼颼守破窻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追回程和已滿壁衢信間驛名彡谿謂其水作三道來作彡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彡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

頴叔和之云盡日行荒逕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頴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于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煇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數劉武僖自柯山赴名亦記歲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漾深謾留名字惱行人夜来髣髴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真

近年上官遇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

名歸之頃黃徽猷崇書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盃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説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凛然譚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及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
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
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
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
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于市人爭與之酒其
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肅
然劉更生傳烈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烈女傳亦然而
獨遺此若非司馬温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

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為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儉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葢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

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語然空閒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菱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恠初不以為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坌而焰不起亟升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旦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葢此舊為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不旋踵自速其釁者多矣為窐

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
意好甚篤後曾待凘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塍稅復相解
后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更方貴曾元名偶
有所避改後名益三十年前已形于夢兆矣自此參大
政再登宰席一時僚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
倦游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
殆盡獨許祠禄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

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

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 敞 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

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郡西北行六程到

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

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

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 子奇 出使

遼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雲中有直道

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敵情得嘿然縁二公素精地理學故毋得而欺煇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行逺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逺近初不定葢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赦敕服緑滋事十五年改緋光禄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涖事日為始遂著為令時以為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纒頭家有祀事即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曰冐白鄉風舊標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谷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黄大輿梅苑四百餘闋𢹂續以百餘闋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詠何獨于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為梅賦者第而録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詞以苑名

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葢已命之矣煇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畧汎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為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為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

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于火廈屋百間一夕煨燼尚何有于梅苑哉梅史隨亦散失雖嘗補亡而非元本嵗當花開時未嘗不哦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詶次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懽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賔主為之烘堂五十年前服親喪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致親舊欲相欵必就寺觀具素饌

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為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即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即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время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煇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髣髴云

清波雜志卷十

清波雜志卷十一

宋　周煇　撰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陛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宫陛下

曰此去齋宫尚遠可迴顧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宫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葢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黄緑紅或淡黄杏黄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

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翻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祇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庭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祇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脩祀事備物盡志咸

秩無文苛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為天應節用端命于上帝以貽咨於神休洛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燀自省事即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畧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燀嘗見父友許志康㝎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因

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荆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詰公乞文以為寵公為書曰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脈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恠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爾智緣嘗從王韶經理洮河邊事亦嘗名對診御脈命以官不就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同人書親舊有密於窻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于案整襟下兩拜

為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

待人指摘多作自見孫書于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㷅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𣈆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酴酥事於鮑欽止鮑曰平屋謂之酴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嗌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將公事

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詩蓋狀其實

煇頃侍鉅公語及常産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為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溈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

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爲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恠

元祐間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廨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譓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為玩物耳譓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觧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譓以罔上安置馬又已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于遠林左右爭獻言為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絛尚有山産碼磁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典謁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一說神宗既嘉確之不屈他日臺官闕執政奏除官上曰只用不肯堦墀見開封尹者遂除確監察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

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奬勸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叙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燀居為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臺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

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顧如此夷堅庚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床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為趙之上客豈逼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扎藥方乃用舊門狀紙為策襀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略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

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于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馬温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未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亦有日夕匆匆非荅書簡寫門刺未嘗親筆硯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煇昔傳九僧詩劒南希晝金華保暹

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泼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字晤峨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為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耳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牋記遇有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新署名

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請有違之語上官體貌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間先人官鎮江時録參王敏功告殂帥守李茂嘉寳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象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吴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剜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諭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

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籮度去漁舟差遠以
數枚寘于板舟行旋取旋放葢恐僕隷輩用力抛擲或
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
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
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自爾凡遇
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汔今毋怠
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雲居因與人鬬
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譽旋至都

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宮正字昌一日語之曰夕當權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為我累又言最下館職無攝禁近之理昌執益堅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間兼權中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滿秩造朝未暇干堂且歸嘉禾忽得名命叵測入國門昌曰通判必任言責亦痛詆其妄來日入對方知為副端湯致遠薦對畢還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語曰黨或不然則相書不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

先人罷饒幙有以敉局薦者議已定拘親嫌改乞江東幹往叩昌昌曰必無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年竟得江東漕幹有孫愿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大怒欲治之伺引見閤部吏有所邀不從乃擿曾過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澤有為道地者與補初等官繼從孫道夫少從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說皆親見之孫又先人交承也昌後莫知所往

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恢吹籜咸瞻格天閣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瀹更良夜沉沉細酌問間生此日為誰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洎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衞霍奈敵人自若唯守紹興舊約閭士朱耆壽字國箕為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途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敵人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

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無

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
於藍縷折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
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
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
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于十月不雨乞
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
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
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不敢遏秉燭啓封見

圖畫饑民纍纍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利害所貴即悟主意罷行之若語言大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于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歐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既上或謂中有主之者

故興詔獄俠改徙英州辭連馮京王堯臣丁諷等亦及
責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繇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
故入其罪熙寧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
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為大恵可永不量移以有
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又
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
量免行錢三司使曽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
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繼下詔曰朕於

致治政失厥中自冬汔春愆陽為沴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賦斂失其節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詔文維所草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絶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志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十二

宋　周煇　撰

先人罷信幙暫寓法曹廨房室間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扣于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黄姓者具牲酒自占數語祭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煇思自謝惠連祭冥漠君之

後多倣其體㫺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于湖之東南若干步高昇之地祭以酒果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槨周人墻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

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耶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夭壽歸於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為藏而水為宅豈不復子之真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於子為戚抑為忻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即以朱別之神宗正

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録厥後刪改亦有朱墨本傳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戸名園契富鄭公戸名莊契王郎中戸名若使令人為之得不貽寄戸免科調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間諂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

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祕閣例過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英即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剌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

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煇毋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為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煇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説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宫相尋不覺身從後户出知宫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

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尋䰟見鬼親舊傳以為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凋零殆盡獨煇知之併識于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治是賴雖乾溢係夫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濵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力日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

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贍水贍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責降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恠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

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猫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詆其恠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猫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録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説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水

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殽雜無辦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為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傚此不以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為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諸蠻貢方物牂牁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吏寵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麞鹿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為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須臾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為節皆蓬髮鬢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為上飾

他悉類此煇頃從使節出疆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須於次際見其過前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虜人在傍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既進輦忘設裀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乃登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虫也蓋慮治及執侍者聖德寬

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俯拾濵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玆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嵗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玆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吕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吕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凉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葢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金改吾趙州為沃州葢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讖葢章章云建炎初從臣連

南夫奏劉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為國家患向者黃河埽決幾至汴京都人欲導水入汴謠語云天水歸汴復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温陵呂滎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雍事也内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虚語太平

朝野揔多懽江湖幸有寬閒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閑如此煇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齊各厚贐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縣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摭舊記葢未備為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録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妾葢以影為妻故以椅為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録嘗奏御理不應褻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

為缺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禄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葢補王元之內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于牋奏成汭鎮荊南辟為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葢家本軍戎親朋之内盱睢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

志切投奏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為切當云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用曰歸以數鑪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風舸雪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閑曠可想一時

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閑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窻户以適晝眠耳園亭亦然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幹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彦約侍郎為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朝廷即立法近制亦婁申嚴終以互送各利于己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已為天聖從官喜為詩與同年曾致堯倡詶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煇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葢得于陳云

神宗朝㲼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為五局又增和劑二局苐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名議者

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夫羨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舊有主管茶馬同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敵雖講和戰

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陜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煇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横卷山陰圖乃葉石

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不凡況龍眞筆邪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尚慮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録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于是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覩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

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姚笑戢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透迤其三韞玉于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

從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後又見一

本摹盖失真苐書四贊而亡其序

清波雜志卷十二

清波雜志跋

讀書貴有用昭禮於書無不讀而其用不見於世胷中萬卷浩乎沛然者其真為無用之具耶清波雜志之作隨事紀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間出己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曾言開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為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故倦游又從諸公

貴人交耳目感觸形之詠歌訓唱葢無日不有至于應用等文每出一斑已足以膾炙人口若遂裒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志並傳不獨京師紙價為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間者皆是物也夫紹熙癸丑夏四月括蒼章斯中書

松巒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于家今昭禮兄所為實追繼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閱習工而語意貼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固宜紹熙癸丑九日毗陵張訢

所惡乎雜家者為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録之作而感時懷舊奬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愊無諱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于清波門也晦之弟貽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葢紹熙癸丑十有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

余老無他嗜猶喜讀書幸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

耳聞近事殊駮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嘻以昭
禮記臆如許迺竟成躓士抑傳長虞所謂此屈非復文
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憤邑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
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
官者流街談劄議猶得來綴與九家並傳此志有關於
風教者甚多渠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胷中該綜羣籍
莫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爾慶元丁巳季冬既

望刋城張巖書

吴陵周氏世禪彤龍衣冠煒耀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閑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下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曰以逺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趾方增班管緗縑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余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

元戊午上辛楚龔頤正題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盈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收書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針芥相投車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